**《有这样一种声音》优秀记叙文选印**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，虽不是**[**天籁之音**](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5%A4%A9%E7%B1%81%E4%B9%8B%E9%9F%B3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)**，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；有这样一种声音，虽不是婉转动人，却是让我永远的铭记于心。**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有这样一种声音，悄悄地盘旋在耳边，凝结在空气的浮动中，轻盈地飘向那个叫从前的地方。

哒哒哒哒……哒哒哒哒……

旧式缝纫机的声音从这栋简陋的灰色楼房里传出，我趴在桌子上，撑着胖胖鼓鼓的脸颊，眼皮就像外婆的动作，伴着节奏分明的缝纫车声，一下一下，一踏一踏。这样的声音，模糊了岁月，清晰了惦念。

每当午后，哒哒的缝纫机声总会萦绕在每一个角落。简约的音符就像跳华尔兹的恋人，让空气的流动都慢了下来。外婆身材瘦小，在笨重的缝纫机前显得更微不足道。但外婆并非看起来那么柔弱。灵活的操作让缝纫机看起来更像一只被驯服的老虎。外婆用双手把衣物平铺在机板上，脚板像跷跷板一样上下踏动。她微笑着，偶尔抬头望望昏昏欲睡的我。现在想想，又是一番陶醉。

在搬新房子的时候，妈妈和舅舅也问过外婆是否要保留这尘封的缝纫机。外婆笑了笑，指尖滑过盖住缝纫机的黑布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不必了，不要让这破玩意儿打破了你们所说的新时尚。它老了，我也老了。”

午后的阳光，透过窗隙轻柔地照射在指缝间，像是温柔的轻抚，让人想起从前的温暖。耳边突然响起哒哒哒哒……哒哒哒哒……的声音。不知是这串阳光勾起了亘长的回忆，还是回忆让这丝阳光如昨日般柔情温暖。只是顷刻间，像是呼吸着从前甜蜜且幸福的空气，眼皮失重而闭合了双眼，我又如孩时安稳地沉睡了。梦里又是那个瘦小的老人，眼角不觉留下泪痕。

的确，有这样一种声音催促着我们成长，更有这样一种声音见证了时光。缝纫机老了，外婆老了。失去光彩的岁月让人怅惘，让人心酸。我不敢去估算外婆还能陪伴我的时间，只知道她头上的白发再也不可数尽。哒哒哒哒……的缝纫机声仍像催眠曲般回环荡漾，但梦中的这个模样已有多久没有探望。

爱，不是华丽的文字可以肆意编织一番。爱，要像安稳和谐的缝纫机声一样，永远留在心上。

有这样一种声音带我们走进回忆，有这样一种回忆让我们体会爱在手里。

哒哒哒哒……哒哒哒哒……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尖锐的噪声划破天空，“有报纸卖，高价收。”

久违了。九十年代末的温州，满是这类唱卖的声音，那时还没有普及录音机，小摊小贩们便拉着板车，吊着噪子，游走在各个小巷里。爸妈常把我放在客厅窗台上，安一个铁栅栏，坐那儿听一个下午的“歌”。

那时，最多的便是“蟑螂药，老鼠药，一块九一包。”我没见过那些商贩的脸，但光凭声音便知道谁是谁。声音尖锐，就像男高音一般宏亮的，是回收家电的叔叔，他最喜欢变着花样叫，害得我没法模仿。他走的是简洁明了的风格，放现在，保不成是个费玉清第二。那时还有推着车卖花布鞋的，那是个老爷爷，不常叫卖，常常在来时喊一噪子：“花布鞋咧！”而默不作声地蹲坐一天，他的声音略带沙哑，低沉地像吹风机在报纸上吹的那种“呼呼”声。我成天没事便学得是一个卖小玩意的婶婶。“波浪鼓，小钱袋，低价卖。”有时她在楼下叫，我在楼上叫，家里人笑成了一团，楼下也依稀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笑声，或爽朗或沙哑，或含蓄或穿透人心。

过几年，叫卖声渐少，有些人干脆在录音机中录了声音，一遍遍重复播放，虽都是同样的声音，却让人感到明显的不同，不再亲切了，原先就像是面对面对话，如今就像是人与电视机一般，你说你的，他说他的。

蓦然发现，当年的男高音叔叔、花布鞋爷爷，常被我模仿的婶婶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再过几年，上了学，叫卖声皆失，都快忘了，多久没听到童年的“歌声”了，“呼呼”飞驰而过的汽车，“轰轰”前行的公交车，怎么听都不是一曲美妙的交响乐。当年的那些小美好，早已逝去在流年的尽头。

不复寻矣。

回神。人已去，声仍在。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除夕夜永远是最热闹的时候，回到那个红砖青瓦的故乡，更是如此，在除夕的夜里，总有这样一种声音。

“香喷喷的大饺子来喽！”“香喷喷的炒年糕哦！”“香喷喷的……”“唉呀，外公，你怎么什么都香喷喷啊！”众人大笑，外公经长年日晒而油光发亮的脸上透出一丝丝红晕，只得招呼着大家多吃点，生涩的普通话里泛着一阵阵的温暖。年幼的妹妹捧着个小碗，凑到外公身边，大声说道：“外公，你的菜真的是香喷喷的哦！”她一脸的郑重。一字一顿的语气惹得大家又一次大笑。大家都应和着，我抬头望去，大多都是城里回来的老板，或是职员，什么好吃的没尝过？不仅是菜让人吃着“香喷喷”，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声音，更让人觉得“暖洋洋”吧！有这样一种声音，真好！

酒足饭饱之后，大家围坐在小小的房间，诉说着一年的见闻，有的一挺将军肚，用夸张的语气给孩子们讲着“孙悟空大闹天宫”的故事；有的谈论生活的不如意，但紧皱的眉头总会被另外一个人安慰鼓励的话语抚平；有的是多年未见的好姐妹，在角落里怀念起童年的趣事……坐在这样的声音中，心情却平静了不少，他们絮絮叨叨的谈话中，有着浓浓的家乡气息和温暖的味道，有这样一种声音，真好！

“噼哩啪啦……”未到深夜，鞭炮声早已不觉于耳。最开心的永远是小孩子，但大的男孩像小尾巴一样跟着青一色的小女孩，鞭炮一点燃，她们像被砸了降窝的蜜蜂，一下子全逃到了父母身后，怕这样的声音震到耳朵，却又好奇地从父母身后探出头来。在这样的声音里，有的面带笑容，似乎在迎接美好的新年；有的长吁一口气，送别着匆匆离去的一年；有的甚至双手合十，虔诚的脸上映照着火光，嘴唇上下翻动着……有这样一种声音，真好！

依依不舍地回到城里，虽贴着“福”的大街上，却听不到一点儿的声音，听边又回响起什么的上菜声，变话声和鞭炮声……

有这样一种声音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有这样一种声音，让寒风也为之却步，这是团圆的声音，这是家乡的声音。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高一4班 叶奕江

微暗的天空撒下了绵延细长的线，织起了我年少青涩的梦。在梦里，江南的雨淅淅沥沥，轻轻地拨出了那优柔的音符。

有这样一种声音——江南的雨声。

江南的雨声，轻快敏捷。伫立在小屋窗前，我闭着眼，滴滴答答，我听见屋顶那雀跃的舞蹈声。江南的雨仿佛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在屋顶上轻快地踩着节拍，韵律环绕着整个屋子。雨声此时像是一支轻巧的爵士，引得我不觉地舞动起来，舞着雨的节拍，华丽地旋转着，倚靠在了窗台上。忽然，脆响的音符又滑入我的耳中，雨声透着玻璃，传递着风铃般的笑声。我推开窗，雨儿又跳进了粼粼的湖畔，“叮咚”一声击起了浅浅的波纹，雨声从湖里飞跃出来，铃铃作响，敏捷而飞扬。

江南的雨声，余韵绵长。关上窗，我漫步到门前，提上一把伞，去寻觅那绵长更绵的雨声。走在无人的乡巷里，漫漫长街，惟雨声作伴。但她没有再敲那轻快敏捷的滴答，她缓缓点落在泥土里，在泥土的芬芳里，拉出了长长的音。我忽然想起了一位诗人的雨巷吟唱：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，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里……”

不知这诗人是否与我是同一个心境呢？江南的雨声，在这古韵浓厚的乡巷中，又仿佛从顽皮的孩子成长为一位书生意气的才子。雨儿融在那草坪里，融在那松软的泥土里，融在那长流的清溪里，融出了悠长的音，甚至融在了我的步调里，跌落在门把上，跌落在山涧里，奏出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余韵。

雨渐渐停了。

但江南的雨声却仍没有在我心中消散。

人的一生有时也像雨一样短促，但有的人，却奏出了江南一般的雨声，令后世的人回味良久，他们那轻快敏捷的行动，余韵绵长的哲思。江南的雨声，已在我内心扎下了根……

有这样一种声音，它叫江南的雨声。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高一９班　龚旭涵

它高高在上地俯视着空荡荡的厅房，即使身已沾满了尘埃，仍坚定不移地认为它的主人会用它再奏一首欢快的歌。

很多年前，这把二胡是爷爷除了榔头、扁担之外的又一挚友，唱简单的花鼓戏是他唯一的乐趣……

午后时分，万物在那样一个无法透气的夏天里睡得很沉，我捧着一本看了无数遍的故事书，在熏风的吹拂下昏昏欲睡——突然间，一响嘹亮的二胡声踏破了这慵懒的宁静，随之而来的是急促连贯的音符，不断从弦弓之间欢呼跳跃着跑出来，使这金黄色的午后多了一股喜气洋洋的味道，令人尤为振奋。我跑过去看，爷爷穿着一件沾着泥土的白衬衫，露出黝黑的臂膀，坐在台阶上，粗而有力的手指摁着两根弦，以极快的速度在弦的上下滑动翻转。

不懂事的我总喜欢打断他激扬高调的演奏：“这是《二泉映月》吗？”对音乐毫无了解的我只知道这首二胡曲子。爷爷停下来哈哈大笑：“你听过那么愉快的《二泉映月》吗？这不过是我自己拉的一首曲子啊！”懊恼的我抢过爷爷手上的二胡，找了几个音节之后，断断续续来了一首小星星，把爷爷逗得更加合不拢嘴了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还可以么，只不能拉得小家子气。”我反问道：“可是他们都说二胡要拉悲伤的曲子才好听。”他接过二胡往腿上一架，说道：“为什么？多好的午后，老家这么美丽，我们过得也不苦，为什么要拉悲伤的曲子呢？”

我心想：这还不苦吗？爷爷一年到头几件衣服，天天早出晚归上山下田，与我们在深圳相比不苦吗？“邦——”又是一串嘹亮的二胡声划破我的思绪，跳动的音从弦间源源不断地流出，像希望的精灵在田间奔跑。二胡声唤醒了风，刮起爷爷的衣袂，唤醒了沉睡的花草鸟儿，岿然不动的大山。那急促的音一个接着一个，欢愉婉转，爷爷高唱着一首嘹亮的歌，我听不懂，但我知道，它一定完美地诠释了爷爷那颗奔放的心。洋洋洒洒的二胡声唤醒了睡梦中的人们，他们指着我们家的方向大喊：“二爷！你拉二胡了啊！真好听啊！”的确，他一点儿也不精致，但那声音却着实动人。

后来啊，爷爷离开了村庄，留下那把二胡，我奇怪于爷爷为什么不带走她，他说：“城市太小太狭窄，没有空旷感，那声音干得很，不如在老家的有韵味。”

那是一种满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故土的依恋声音，从弦间流出，仿佛生命一般久久不息。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高一４班　张芷荧

听！有这样一种声音，它并没有交响乐那样令人震撼，也不会曲高和寡，知音难求。它可以每时每刻伴随在我们身边，那样轻柔，舒缓，朴实无华，轻轻地抚平你所有的不安。

听，就是这样一种声音。

清晨。浓重的雾弥漫在这个城市的上空。昏黄的路灯正在吃力地挣破雾气。一月的冷意透过窗户间的缝隙，冰冷了房间里的空气。感受到那一阵冷，我翻了个身转而裹紧了身上的被子。恍惚间听见房间外的响声，灯被打开了。我抬手将枕头旁的闹钟取来，五点三十分。心中疑惑，这么早是谁起了？忽然，房门被轻柔地推开，是用一种很慢很慢地速度。背着光，我还是辨识出了这个早起的人——我的母亲。门外，厨房间灶台上的蒸屉正冒着烟，发出呼呼的声响。

　我听到了布料窸窣的声音，妈妈的棉拖与地面接触的声响。我感觉到了妈妈坐在了床边，她替我掩好了被子，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

　门再一次缓慢地开了，又关上。它仍然是那么轻柔，却像一个沉重的音符敲击在我正砰砰跳动的心上。

　我悄悄地睁开了双眼。

　椅背上正搭着我的棉衣和校服，电热水袋在充着电，身上的被子掩得刚刚好，一点冷风都钻不进来。可是我却感觉到了母亲踏入我的房间的那一刹，寒风也在敲击着地板。

　一切似乎都很平静。

　天色稍亮，迷迷糊糊的我被母亲叫醒。我总会耍赖赖一会床，妈妈总是用她温柔的目光看着我，这个正在她怀里撒娇的我。她摩擦了她的双手，再捏了捏我的脸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就这一会儿。”

　母爱无声，母爱无言。可是我似乎能听到她轻轻的脚步，摩挲的双手，甚至于炉子上冒着的热气，这些声音好像都在对我说——妈妈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。

母亲的呵护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，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绵延细雨，润物无声。我们沐浴在它的恩泽下，从不惧怕寒冷，从不惧怕黑暗，即便是在凛冽的一月。

　我会永不知足永怀感激地去聆听这样一种声音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

**有这样一种声音**

高一11班 周玉坤

奶奶如今早已过了古稀之年，说话的声音愈发的细小，又模糊得像是落满尘埃的明镜般不再清晰。但惟有在叫唤爷爷的时候，她会把她那细细的声音稍稍提高，拉扯得嘶哑又绵长——“老头子哎——”

爷爷和奶奶在细碎的时光中已相伴走过数十载，沉淀在漫漫时光长河中的感情也愈来得深厚浓重，而奶奶却每日每日的不厌其烦用年老嘶哑的声音费力地叫着爷爷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曾问过奶奶，为什么奶奶总是喜欢叫着爷爷呢？奶奶用皱巴巴的手揉了揉被岁月侵蚀得有些模糊的眼睛，笑着轻轻说：“叫了几十年了，习惯了，这种习惯改也改不了，听到你爷爷他应了才觉得安心。”每每走廊上传来嘶哑的呼声，只要爷爷在家中就必然会有所回应，仿佛来自遥远的时空中缱绻又短促的对歌。

有一天，爷爷没有回应奶奶。那日中午，我坐在房间里看书，走廊传来连续、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听见奶奶有些喘气地喊着爷爷——“老头子，出来啦。”这声音嘶哑依旧，之前绵长的尾音被微微抬高。我出门便看见奶奶惶急地迈着小步子上楼，身子被节奏带得摇摆。奶奶把声音拖得越来越绵长，等待着爷爷的应答。奶奶焦急地一遍遍重复，也不知喊了多少声后，爷爷惺忪地从阳台后走出来，回道：“我在藤椅上眯着呢。”奶奶惊魂未定嗔斥道：“不应我，万一出事儿怎么办?” 老两口就这么有呼必应，相依为命。我听见，我看见这种声音轻轻地落下种子，发了芽，悄悄地长成了葱茏的树木。

奶奶曾得过一场大病，那时发出的声音低沉地像是野兽喑哑的嘶吼。她没法再用她细细的声音对我温柔地说话，也没法再发出她特有的、绵长的呼声。每日每日地只是笑看着我们。爷爷躺在椅子上看着奶奶，他说：“听不到你叫我不舒服。”奶奶张了张口，用极其细微的声音似嗫嚅般的挤出了几个字——“老头子 !”爷爷直起身笑了好一阵子。

其实并不需要奶奶的解释，我本就知道的，有这样一种声音萦绕回环在我的日子里，奶奶用这样绵长的声音唤着爷爷，这是孤单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陪伴。